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九十

列傳一百四十一

許銘

張文錦

蔡天祐

歐陽重

劉清源

詹榮

呂經

黃懋官

子爾牧
馬津

許銘字德新宛平人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南京兵部
主事積官至山東左布政使正德十六年夏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甘肅銘居官嚴既抵鎮憤將帥侵牟部
卒厲禁之總兵官李隆銘里人也銜銘抑已甚密令
指揮楊淮劾部卒訴銘乞增月糧直銘不許掠治居
首者二人卒亦多怨隆因使人要結約俟都肄日爲

變至期亂卒鼓譟入索銘羣毆之立死焚公署盡掠其資財復大掠城中縱囚劫庫越三日銘屍始得歟銘子逃匿鎮守中官董文忠所獲免隆乃迫脅文忠誣奏銘刻餉致變朝廷未及察但切責隆文忠全巡按御史驗實贈銘右都御史予祭葬任一子官而以陳九疇代爲巡撫久之廷臣交章發隆隱謀始奪職俟勘已而隆奏辨乃遣大理卿鄭岳偕錦衣都指揮王佐往按之始盡得其實隆坐斬淮及亂卒首事者死徒有差是獄也隆死雖蔽辜而處亂卒輕故不三年而有大同張文錦之事

張文錦安丘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正德初警市順天馬草諸商擁門爭入有蹂踐死者爲校尉所發時劉瑾方以重法陷朝士遂遠繫詔獄斥爲民瑾誅起故官再遷郎中督稅陝西條上籌邊裕民十事卅半議行出爲安慶知府文錦知寧王宸濠必反反則出大江而安慶首當其衝乃與都指揮楊銳繕城積粟治兵爲備既而宸濠果反親督戰艦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都文錦等慮南都失守則大事去而安慶城高且堅難猝下使賊留攻數日則南都守備必固乃令軍士登城詬詈宸濠果留攻之文錦銳

等晝夜分陣拒守賊攻之百方不可破會王守仁起
兵吉安宸濠聞之懼遁解圍南賊既破事聞璽書褒
美擢太僕少卿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甫至即劾陽和守備中官李睿不法詔飭戒睿罪其
爪牙如律文錦素性剛既以拒賊得重名遂銳意振
刷而後切無序大同北四望平衍寇一鳴鞭蕩無可
禦文錦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
堡爲之外蔽也今鎮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議於城
北九十里增設五堡曰水口曰宣寧曰只河曰柳
溝曰樺溝總議韓邦靖計工費三十萬文錦不憚裁

爲三萬奏之工興叅將賈鑑督役嚴急軍心已怨及
堡成庫薄過飽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衆悻
行請募新丁不聽總兵官江桓太監王覲咸爲言文
錦曰如此則令不行矣夫令行自近始鎮撫親兵
先往則衆孰敢後者親兵皆素游惰有室宅聞當發
皆大恐則請子身往得分番又不聽文錦嚴令趣之
鑑承風杖其隊長督之行於是軍心忿不可解郭鑑
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錦
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
者鑑等大懼乃復相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

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倉卒踰垣走匿博野
王府諸亂卒圍王府大呼曰張巡撫不出且燔王宮
王懼乃出文錦鑑等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
焚鎮守總兵公署桓觀等皆走免乃出故總兵朱振
於獄脅令爲帥時嘉靖三年八月也事聞帝咎文錦
撫馭失宜命兵部侍郎李昆赦諸亂卒安輯之昆上
言文錦雖剛愎致變然築堡守險實爲國家建不拔
之功髮髮暴露妻子流離行道皆爲流涕惟陛下
憲恤不報復復之文錦父政訟其子守安慶功乞加恤
典刑部爲之請終不許已而文錦妻李氏復上疏訟

寬宥怒命執齋疏者治之於是副都御史陳洪謨上
言文錦儻事誠宜加譴然事在朝廷雖戮之可也若
假手卒傳之四方寢生陵替損國威不小乞矜其
哀額量賜優卹復降旨詰責自是廷臣不敢復言萬
曆中如贈右都御史天啟初追諡忠愍

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父晟濟南知府以廉惠聞天
祐舉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出爲福
建僉事歷山東副使分巡遼陽歲歉多方賑恤活饑
民萬餘人闢濱海圩田數萬頃民名之曰蔡公田累
遷山西按察使大同兵亂巡撫張文錦遇害詔曲赦

亂卒而擢天祐右僉都御史代文錦天祐聞命即從
賓客儒士數騎馳入城召集軍士諭以朝廷威德令
獻首惡吾爲若保無事衆心稍定會尚書金獻民總
兵官杭雄出師甘肅道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稱
亂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
特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帝可之於是命
戶部侍郎胡瓚偕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人以往瓚
等未發適進士李枝齋餉銀至大同亂卒益恐曰此
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獍也夜中火起卒盡甲圍
枝齋枝從間出牒示之乃解尋復舉火殺知縣王文

曷以民居數十趨圍代王府迫王奏乞赦揚言苟不
獲赦當盡滅王族王恐急携二郡王走宣府於是巡
按御史王官疏言亂卒方覓復命大帥提兵壓境是
起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審計圖之兵部言軍已
出關勢難中輟乃命瓚駐師宣府相機進止必得首
惡乃已頃之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獲五十四人
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以
獻既而瓚等次陽和檄勇亟行密捕勇與天祐潛令
千戶苗登計擒鑑等十一人斬之函首送瓚天祐已
具奏乞班師矣甫二日鑑父郭庖子復糾其黨徐種

兇等夜攻破勇第殺其家衆十餘人并欲殺勇朱振
力搃之乃免又攻燬苗登家肆殺掠於是瓚上言亂
軍乍順乍叛非天兵臨城盡行殲蕪不可兵部亦以
爲然會天祐奏至帝切讓令戴罪自効召勇還京即
以振代之而勅瓚仍駐宣府俟罪人既得乃還居無
何天祐復以計捕戮徐瓚兇等四人亂軍稍定瓚等
遂班師明年正月兵部侍郎李昆吏部侍郎孟春交
章言瓚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宜勅瓚等亟勦絕毋
苟且畢事薊鎮總兵官馬永亦請移師勦亂帝嘉之
將遣使往勸會瓚等已至國門言元惡就擒二三道

逝命在旦夕臣等奉宣德意置之不問所以布朝廷
弘仁且示大信於天下也帝乃勞瓚罷勘官勿遣兵
部郎中劉漳言前總兵朱振因叛卒擁立遽以授之
太阿倒持益啟諸鎮異志且叛卒屢戕王臣不宜終
宥請合三鎮兵致討帝責漳狂率奪其俸然瓚自是
頗爲言者所論頃之庖子自度不免復潛入城謀亂
夜焚總兵振第明旦天祐令閉城大索獲庖子及其
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而盡宥其脅從者於是人心
大定事聞天祐及諸有功者並賚銀幣已進副都御
史巡撫如故天祐一意拊循軍民遂皆樂業時藩祿

久缺文歲當繕修邊垣天祐乃以便宜增淮鹽引價
每引萬俾加銀五千商人以淮鹽利厚初皆樂輸已
而爲奸商白倉所訐帝從戶部言還商人貲而勅巡
按御史覈天祐罪尋御史陳邦敷言天祐所費皆可
稽校無乾沒弊戶部終以額外苛徵非政體力詆天
祐天祐皇恐伏罪帝乃宥之尋就進兵部右侍郎九
年春召還部御史李宗樞復追論前事天祐因引疾
去居二年奉詔起用未至京得疾告歸卒天祐有才
智在大同值上下危疑憲府左右隸卒皆賊耳目都
御史動靜悉知之天祐素好賓客廣招星卜琴奕諸

藝士使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在鎮七年德威大著去後父老為立安輯祠瓚字伯珩永平人官終南京工部尚書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正德三年殿試對策歷詆闕政讀卷者不敢置高列抑之二甲授刑部主事時劉瑾竊柄凡除拜必詣其家謁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弔命序班籍名重皆不往既而張銳錢寧掌廠衛連構搢紳獄重皆力與之爭銳輩深銜之會金吾指揮姜漢兄被酒墮馬死其嫂訟漢殺兄重以死者負傷疑漢竇殺之持之急漢母走愬東廠銳因劾重故

入人罪下都察院覆訊漢得釋重坐繫獄贖杖還職
仍停俸再遷郎中歷四川雲南提學副使遷浙江按
察使未上嘉靖六年春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會
尋甸土酋安銓鳳朝文反廷議以重素諳滇事乃改
雲南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給
其衆言詔已被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以故諸蠻悉
從朝文爲亂至攻圍會城重督兵擊敗之而遣詔母
子還故地其黨皆愕相率歸詔朝文計窮絕普渡河
而走爲官軍所敗率親信數人擬奔東川遣兵至璣
馬銓衆猶盛逃駐尋甸故巢官軍攻之盡破其砦銓

齊東川將遽入芒部爲土兵所執賊盡平乃散其黨
七萬人重推功於前撫臣傅習於是重習及黔國公
沐紹勳鎮守太監杜唐等皆進秩任子有差是時緬
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諸酋忿爭讐殺熾久未寧各
訐奏於朝詔下重等勘覆乃遣叅政王汝舟知府嚴
時泰等適歷諸蠻譬以禍福諸蠻稽首輸罪還所侵
地共貢如故重等遂列上善後數事悉報可賜璽書
褒諭重既廉公有威雅以功名自許銳意振刷卹創
殘賑貧乏輕徭賦規畫鹽鉄商稅屯田諸務民咸稱
便雲南歲貢金千兩轉輸內庫浮費不貲大理太和

蒼山故產奇石內外鎮守責人違軍匠攻擊山崩壓
死無算重皆疏論於是浮費大省山得永閉當是時
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不敢問致羣盜充斥重以
爲除惡務本疏言今爲盜者率唐紹勛莊戶請究治
主者則羣盜自息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爲爪牙廣
誘奸人侵攘民產宜按問又論唐役占官軍大肆漁
獵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
類下詔戒勅紹勛而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則
遣人賄張璠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胥軍之弊都
司久未報給餉至後期唐等遂族六衛軍聚而譁於

軍門巡按御史劉臬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
總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臬黨庇詢外任而置唐紹勛
不問命下舉朝不平於是都給事中夏言等抗章曰
今以軍士一謀而撫按遂謫紀綱謂何況重奉命清
登本非生事臬因事論劾亦無過言唐及紹勛罪與
重等今處分失宜誠無以服天下况頃年士卒驕悍
相効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太同福州保定事
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爲諱專務姑
息孰肯爲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
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

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
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遺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
璉乞其覆護璉奸佞誠不宜使在左右璉疏辨帝以
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又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
已致之疏乞重謹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
問重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薦竟不復召

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正德九年進士授進賢知縣
寧王宸濠反進賢密通南昌縣小孤危士民皆欲竄
源清流涕誓衆鳩壯士繕軍械召諸巨室入城壘其
三門爲死守計命家人積薪環室戒曰即事急火吾

家毋汙賊手一僕踰垣逸源清手刃以徇縣中諸惡
少素與賊通者源清捕得悉杖死由是人心始固宸
濠妃弟上饒姜伯將歸鄉邑募兵源清遣壯士邀執
并其黨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會餘干知縣滁州馬
津與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拒賊聲援稍振賊遣
數舸來龍津奪運舟自稱七殿下津命天祐督兵與
戰射殺數人賊懼而奔賊黨自上流募兵還過龍津
天祐追殺之焚其舟姜氏家衆載甲兵西下亦爲天
祐所遏擒七十餘人衆姜潰歸宸濠初以姜氏大族
欲倚爲援又欲借姚源賊兵以二縣爲梗議先取之

李士實曰大事既定彼將焉往乃止賊兵之不敢經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之力也賊平源清徵爲御史嘉靖改元津亦入爲御史官終福建副使源清尋遷大理寺丞謝病歸六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奏言鎮軍饑困乞亟行芻運以濟從之滴水涯賊郭春據城叛僞稱王源清遣人遠城大呼止擒元惡於是其黨皆散春等四人自剄死總兵官卻永殘忍虐下劾罷之是時源清頗得邊人心三年秩滿巡按御史李宗樞請加秩久任乃就進副都御史十二年春以邊警遷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山西保定諸鎮軍

務其年十月大同卒王福勝王保等殺總兵官李瑾以叛先是瑾於天城左孤店諸處津濠四十里以遏突騎趣工嚴急衆不能堪福勝等六七十輩鼓譟焚帥府殺瑾因焚巡撫潘倣公署恣行剽掠倣倉卒不知所爲奏言瑾實峻法激衆變宜亟撫定帝命源清同總兵官永致討源清先出榜諭曉令解散而榜言五堡之變處之過寬五堡遺孽見之謂將追理往事報偶語不自安比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城中搢紳父老皆來見請駐兵解甲單騎入撫源清疑不許倣督副將趙鎮僉事孫允中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

繫王保等七十餘人以獻請旋師且曰五堡事朝廷已處置幸勿復言源清曰曩胡總制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蔣祐考訊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竇首亂又多引無辜源清信之遣叅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官軍且屠城亂卒遂鼓譟四起殺千戶張欽倣亦令諸將擊殺數人允中曲撫之始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至請錦衣奉駕帖遠之振實不反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遂發憤自殺明日求兵至城下大肆殺掠橫屍相枕籍五

堡遺孽遂盡反開關迎戰殺叅將曹安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入四關據之晝夜圍擊亂卒益發庫兵出前叅將黃鎮等於獄奉以爲帥死守不下倣與鎮國將軍俊樞等六人登城止毋攻俊樞又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塞外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貪功妄殺狀源清叱曰汝以家屬在城爲賊游說耶欲囚之允中遂留懷來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兵部尚書王憲亦請

濟師命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萬八千人以
往行有日矣帝忽悟叛卒不足煩大軍罷諸人弗遣
專責源清求進討居數日倣馳䟽言兵變已定將士
貪功妄殺以激變亂今速旋師亂可遏已而源清深
詆倣謂其媚賊時張孚敬及廷臣多主源清議惟侍
郎顧鼎臣黃綰頗言用兵之非帝不能決也明年正
月官軍圍城久樵採路絕城中大困毀王府及公私
廨舍供爨兵部知城不可攻復下安撫之令源清亦
樹幟招降於是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
日來見乞通樵採路永許諾翌日城中出採薪者三

百餘人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亂卒遂盡裂招降幟
復叛潛勾引寇爲助永出視營陣遇寇伏易服而遁
官軍大敗叛卒遂引寇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
爲那顏居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
明日寇在外者力攻東南二關叛卒張樂享酋長城
圍內與之犄角官軍殊死戰寇亦頗有殺傷乃驅叛
卒爲前鋒急攻東關死者大半寇知叛卒不足賴且
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
騎南掠至朔應諸州山西驛騷源清告急請募九邊
兵且請增總制官禦之以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

乃百道進攻募憲夫穴城爲毒烟所熏死者相籍源
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帝大不懌手勅數百言論廷
臣極言攻城之非且曰大同京師北門何可破壞縱
使破城將來何以興復今宜罷源清別遣大臣有識
者撫安其事自定會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
帝責其負托奪職間住以兵部侍郎張瓚代之瓚未
至郎中詹榮等已悉捕獲首惡城中大定既而黃綰
勸上功罪言源清求實罪魁且劾其拮克婪賄不貲
請置重典未報兵科曾忭等言宸濠之亂源清倡衆
死守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帝怒下忭等詔獄而

遠源清治之源濟不服五疏奏辨綰亦數奏獄久
不決後綰以憂去法司附輒比減死斤爲民及俺荅
薄京師廷議方急邊才命即家起之未赴而卒源清
強毅有氣概負時望徒以專愎卒致債事隆慶初贈
兵部尚書子爾牧由進士歷戶部郎中爲人精悍強
記諳故事然性矜忽御史何廷鈺條議錢法八事多
迂瑣不可行戶部久不覆廷鈺起之爾牧應之慢已
而所陳又多見格廷鈺憤疏言前陛下諭戶部節用
爾牧謂朝廷自不惜財何乃責計曹搏節其詞涉誹
謗世宗大怒曰小臣敢謗朕廷杖之百斤爲民爾牧

既罷廢杜門讀書里人罕識其面云

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歷郎中督餉大同值兵變殺總兵官李瑾總督劉源
清率師圍城久不下榮素有智畧善應變叛卒掠城
中獨榮所守藏無犯者時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揮
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全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
麟本無逆志且昇威行賊中可使圖也乃陽令寧持
官民狀詣源清所為叛卒乞原而陰以榮謀告請宥
昇麟死昇三千金俾募死士自効會源清已罷巡撫
樊繼祖許諾昇麟遂結心腹擒戮兇渠黃鎮等九人

榮等乃開城門，迺繼祖等入，復先後捕斬二十六人。城中大定。錄功擢光祿少卿，再遷太常少卿。二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魯米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十之一。榮言：彼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非計。詔奪信官，厚恤死者，樁車送之歸。番人感悅。甘肅諸庫貯布二十三萬餘疋，歲久且浥敗，而軍所需布乃別徵之。他府致賦，給後時。榮請先給舊布，以新者償。後但徵銀折餉報。可甫踰年，以大同巡撫趙錦與總兵官周尚文不相能，詔榮與錦易任。是時俺荅歲犯邊。

大同尤擾榮多方計戰守其秋寇數萬騎入掠與尚
文破之黑山陽進右副都御史明年八月寇復大舉
犯中路叅將張鳳等陣歿寇乘勝欲深入榮與尚文
及總督翁萬達嚴兵脩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多所
殺傷寇登山則見官軍大集乃引去代府奉國將軍
克灼及他宗室十餘人聚衆行劫榮奏之坐奪祿克
灼等遂謀反遣人及小王子入寇而已爲內應謀據
大同取平陽都之榮聞告變尚文遣騎偵伺果得其
使者衛奉等四人逆黨追捕皆伏辜榮以大同無險
可依乃築東路壘墻百三十八里爲堡七爲墩臺百

五十四工成，邊畿大省又以守邊之計，當務屯田積粟，而近邊弘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闢而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遇寇，帝立從。馬二十七年，寇入犯，與尚文破之。彌陀山斬其一大酋，榮先以靖亂功，進兵部右侍郎。又以繕邊破賊，再增俸一等，累被獎賚。至是，召還理部事。明年，進左尚書。趙廷瑞罷，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已而萬達入為尚書，遭母喪，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帝怒奪職，閒住。越二年卒。當榮之撫大同也，值萬達

爲總督尚文爲總兵三人皆盛有才略故士馬強邊
備飭賊雖數入終不能得志自後代者不勝任寇無
歲不入躡邊人益思榮等不衰帝亦知榮才方有所
委任而疑其托疾避難故遂獲譴然萬達榮既去兵
部明年俺荅即薄京師論者謂二人不去寇未必至
此而榮之卒無一人爲帝言者至萬曆中其孫廷爲
順天通判上書訟榮功乃贈工部尚書予卹如制
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早孤事母以孝聞性沉毅
寡言笑登正德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出覈宣大
軍餉多所糾劾九年正月乾清宮灾經上言乾清宮

者天子之正寢也。今陛下舍正寢而遠處豹房，忽儲
戴而廣蓄義子，踈儒臣而昵近番僧，棄文德而寵用
違帥信童，豎而日事狎遊君臣，睽隔紀綱，廢弛致天
心赫怒，顯示謹告，望乘此悔悟之機，痛革往日之弊。
親近賢士，盡逐義子，端處法宮，躬親廟享，政事委諸
六曹耳目，寄之臺諫，諸以聲色狗馬淫巧進者，皆屏
絕。勿近庶災，變得弭治，化可臻報，聞累遷至吏科都
給事中。十一年三月，馬昂女弟已有身，獻於帝。帝嬖
之，中外以爲憂。經借六科諸臣進諫，曰：「近傳廢弁馬
昂獻其已孕女弟，輒見狎愛，臣等初未敢信。及覩內

降昂超授右都督臣等始惶懼不知所爲陛下果爲
皇儲計宜博選世族使備嬪御奈何溺汙賤以自褻
且聞昂及諸子弟出入禁掖無所忌憚應對左右殊
乏臣禮又將樹立徒黨以爲羽翼小人之情無有厭
足失今不治後悔何追望正昂罪斥所入孕婦以息
物議御史張淮等並以爲言皆不報未幾經又抗疏
切諫請以呂不韋事爲鑒帝亦不省時山西左右布
政使倪天民陳達叅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居官貪
暴稱爲天下四害經偕同官極陳其罪且言祖宗以
來方面官一被論劾則朝廷不能留大臣不能庇而

在彼亦自知無所容以得全歸爲幸今四臣屢掛彈
章居位如故不知果何所恃而然耶朝廷留之則爲
容奸長亂大臣庇之則爲害正黨邪使其久依城社
長惡不悛爲天下害殆非小也御史程昌等亦極論
之章下所司四人者清樂工臧賢庇之龍朱寧庇之
而天民達又吏部尚書楊一清所善故皆不能去十
月中旨以兵部侍郎李浩爲禮部尚書仍掌通政司
事經率六科諸臣論浩不宜進秩當是時權奄悍帥
交執國命經處諫垣持論激切不阿以故大臣及羣
小咸惡之十一月忽傳中旨命經與兵科都給事中

潘瑱俱進一階調外任於是御史王金給事中邵錫等抗言曰比來用舍違宜爵賞無紀貪汙充位躁競成風尚書以傳奉輒得卿相以乞憐苟安銓曹之失職甚矣軍功冒濫邊備廢弛黨逆者襲官失機者幸免推舉率承風旨是非不恤人言兵政之廢墜極矣經塌給事二科其所以叅駁論列將各舉其職効忠於陛下而陛下不察乃墮小人之計終今以後誰爲陛下糾正欺蔽者乞留之省闈使奸人知懼不報經遂出爲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黃玉誣劾繫獄再踰年世宗即位擢山東叅政歷雲南左布政使嘉靖

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軍素驕情經一切以法繩之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奪牧地還官由是衆咸怨之又役軍築邊牆將吏希指督趣諸軍遂大譟擁入經府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從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呼左右撈訴者衆益大閤不可制爭毆尚德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亂軍遂毀府門火其均徭冊鳴鐘鼓糾衆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爲主尋搜得經裂其冠裳執付都司署事聞詔經還朝經得報赴廣寧治行都

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將尅諸軍草價爲經辦裝悍卒復鼓衆執數經罪裸而寘之獄遂毀庫出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執經及璘囚首揭標遍遊諸城門且行且批其頰復繫之獄脅鎮守中官王純總兵官劉淮等奏經激變狀數其十一罪請逮問帝即遣官校逮經官校至廣寧亂軍疑非真謂設詐脫經復鼓譟擁經及官校寘之獄純等委曲開諭始解經至下詔獄謫戍茂州十六年肆赦惟經不原後二年始釋還隆慶初復官

黃懋官莆田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文選郎中順天

府尹三十六年遷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督制南
京諸軍有妻者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
每米石折銀五錢及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
諸軍已怨懣官性尤苛細諸營餉冊至必詰其逃亡
物故致發不及期又奏革募補者妻糧以故諸軍益
怨時蔡克廉代坤爲尚書病不視事而江南歲比不
登米價翔涌諸軍窘則相率求復折色故額不許故
事給餉率以初旬至是中旬未給遂洶洶思亂而振
武營軍尤驕悍不可制振武營者南京尚書張鏊以
倭賊猖獗京軍不任戰選其精銳并募四方健兒別

爲一軍大抵皆市井游手無籍素不徇約束至是值
都肄日亂卒周山等鼓譟圍懋官署懋官懼急招鑿
及內外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庭
竹兵部侍郎李遂援已諸人至亂卒已盡邀諸營軍
甲而入懋官益懼急布銀於地卒爭攫之猶不散綬
鵬舉輩不能發一詞出適他所候變懋官知不免急
踰垣避體魁碩不能上一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
屬投一吏舍鵬舉等亦來會居有頃衆廉得之持挺
羣集懋官急目亂卒許發廩鵬舉好言慰止之亂卒
即言鵬舉鑿亦從傍爲解終不聽多登屋爭投瓦石

鵬舉輩各散去懋官遂被害復曳其屍至大市裸而懸之鞭挺交下懋官肌白若雪貌甚偉觀者無不歎息諸亂卒揚揚得意公肆剽掠逢儒冠者即扶之曰此他日虐我者也綬及鵬舉輩不敢呵問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一卒輒碎之曰是何足飽我曹每碎輒增至五倍亦如之時亂卒玩弄文武大吏若嬰兒然獨不敢侮誠意伯劉世延世延因許犒十萬金衆始首肯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聽事諸亂卒亦畢集李遂出大言曰昨黃侍郎自越墻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耳吾當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衆說

遂因麾之退衆求賞遂曰今日之事若輩求復妻糧
及折價故額可得也求賞不可得也衆聽命乃人昇
一金以補折價始散時三十九年二月也未幾軍中
訛言朝廷將盡加誅陰相結納欲叛入海遂患之與
尚書張鑿謀托病閉閣卧給券免死以慰安之而密
召營將華思等入卧内令訪首惡掩捕周山等二十
五人繫獄以聞有詔追褫愆官及克廉職罷綬庭竹
鑿任惟鵬舉如故而遂以戡定功議遷擢所獲叛卒
詔止誅三人餘戍邊衛然三人者已先斃杖下無顯
戮者遂歎曰兵自此益驕矣未幾江東代鑿爲尚書

果復有池河之變池河營在江北舊制歲發飛熊諸
衛軍餘給以月糧分番操守又人給一丁資往來費
謂之幫丁積二十餘年千戶吳欽謂爲非制請於部
罷之衆怒縛欽毆之懸之於竿東遣官撫諭始得釋
尋捕倡首者而幫丁如故遂時已召入兵部復擢南
京參贊尚書以鎮撫之亡何營兵王漢馬元等惑妖
僧繡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
年貌繫牌腰間軍以故戢既又奏請振武軍護陵寢
一日散及千人留都是自無患

論曰世宗即位之始戍卒內訌始於甘肅自後大同

再變遼左踵發而陪京內地亦攘臂效尤遂至戕殺
重臣幾釀大亂夫此小卒跳踉非有前世藩鎮根柢
之固羽翼之繁也而一時鎮巡勲衛大臣矐目環視
無有能出身當之者何耶蓋統馭之非才而紀綱之
不立非一日矣及其有事朝廷復以姑息處之堂堂
命吏既屠裂於生前旋削奪於身後幾何而不爲逆
賊快私讐也且夫國家設兵將以靖亂今乃岌岌焉
惟兵變之是憂尚可驅之鋒鏑備一旦緩急之用哉
國勢之不振茲焉兆之矣悲夫

張嶺

盛應期

姚鏌子涑

陶諧

孫大順弟大臨

應櫛

王鈞

熊桴

徐甫宰

王化
李佑

張嶺字時俊蕭山人成化末年進士弘治初修憲宗實錄命嶺往蘇松諸府採訪軼事事竣授上饒知縣約已利民咸德之遷南京兵部主事先是曹即見守備中貴執禮甚卑至嶺始長揖後遂爲例歷南京刑部郎中正德初遷興化知府初隆平侯張祐無子於制弟祿應襲而族人爭之祿訴於南京法司久不

能決乃復訴京師時劉瑾方擅政遂削尚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籍而嶺以承勘亦勒爲民瑾敗起知南雄有善政擢江西叅政進右布政使九年舉治行卓異尋遷左嶺在江西久寧王宸濠有異志屢招致之堅拒弗應宸濠欲拓地廣其居嶺又執不可宸濠大恚謀去之遣人致餽發視則棗梨薑芥也嶺曰人臣受命天子彼奈何欲去留我哉未幾召爲光祿卿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時武宗駐蹕塞上中貴奉使頻出其境嶺待之倨又中貴家隸部下者無所優假皆不悅嶺乃移疾歸世宗即位命以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是時廣東新寧恩平賊蔡猛三
嚴阮等縱掠州縣總兵官朱麒等不能制而廣西上
思州賊黃鏐又攻破州城兩廣驛騷擯至明號令繕
甲兵簡武勇與麒進兵討鏐賊黨黃廷寶擒鏐以獻
嘉靖二年合官軍土兵三萬八千人進擊新寧諸賊
前後破賊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獲賊屬五
千九百餘人招降復業者無筭猛三及阮皆授首自
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有若是役者捷聞獎賚先是
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剽掠滿刺加諸國橫行海外復
率其屬疎世利等千餘人擁五舟破巴西國至是遂

入寇新會嶺令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師出海禦
之擒別都盧踈世利等獲其二舟餘賊復戰應恩死
焉賊亦遁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就改工部尚書六
年大計京官拾遺被劾致仕後數年卒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
出轄濟寧諸牒公私舟日爭進水不得蓄應期持禁
嚴無敢抗者中貴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
鹽水中去廣怒會南京進貢內官誣奏應期阻薦新
船大不敬廣從中構之遂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
獄璋時筦衛河亦以持法忤中貴者也獄具當贖杖

遷職孝宗不允謫兩人雲南驛丞應期稍遷祿豐知縣正德初歷雲南僉事治金滄洱海道景東土知府信讒父子相仇殺應期執讒者罪之曉以大義遂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府事子朝鳴兇狡肆攘寇應期出不意單車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究治其黨歸所侵於民因策鳳氏終爲亂奏請降其秩設官制之朝議寢不行其後鳳氏卒叛鎮守太監梁裕誅求無藝應期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之爲裕所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考死獄中會乾清宮災應期得復職四遷至陝西左布政使鎮守中官

廖夔與其從子鎧漁獵公私有司莫敢忤應期稍治其左右夔怒謀因事中之檄造御用絨罽費鉅萬應期籍記夔前後侵漁數萬計以示夔夔惶恐謝事得已武宗幸榆林諸扈從權倖勢薰灼大吏皆惕息獨應期與抗禮十四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教出寇掠討平之泉江焚夔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義文禮兄弟附之及法惡死文義等既撫復叛應期與總兵官吳坤督指揮僉事何卿等合烏蒙芒部土兵討之賊屢敗殲文禮於陣功且成矣巡按御史黎龍劾應期非才鎮守太監

王潤亦言春深江漲未可進師兵部尚書王瓊信之
檄應期毋妄動兵遂罷賊勢復張應期師再舉卿敗
賊於滴水崖乘勝渡江搗其巢乃斬文義及諸酋助
惡者百餘人羣蠻聽撫事聞賚銀幣以憂歸嘉靖二
年起故官巡撫江西承宸濠亂後瘡痍未復為奏免
雜調緡錢數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
十萬以業饑民又督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明年
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上積穀之數
請代者督察有司慎典守時斂散歲終稽覈以別有
司賢否戶部奏從其言且推行之天下應期被獎賚

思恩上目劉召叛執都指揮孫震鄰境土官多黨逆者應期偕撫寧侯朱麒中官鄭潤督叅將李璋等征之斬召及其黨一千七十餘人思恩遂平復資銀幣先是兩廣總兵與鎮守中貴率通土司賂遺軍伍多私占尺籍半虛應期鈞稽簡料潤麒交怨之及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畧七事極言廣兵疲弱不可用麒等益恚應期有膽畧遇事敢爲所至有勞績然剛褊自遂與物多忤御史許中劾應期凌暴屬吏不異隸僕且讐視百姓帝不問而麒等諸不悅者相與爲流言於是御史鄭洛書奏應期徃任方面工事撫按

不利於是懸峰賊首劉龍猖獗甚師智夜襲龍砦大
破賊賊盡走江西而棄武平諸砦不守議者皆謂鏞
功其督學教士如廣西興泉故無春秋學建汀則鮮
易鏞延名儒分教諸縣閩五經之業始備中官廖堂
者永定人其弟鵬以子屬鎮監求應舉鏞不肯正
德九年舉天下治行卓異十五人鏞與焉擢貴州按
察使粵閩諸生皆立祠以祀既抵貴州鎮守中官吏
恭憚鏞方嚴爲斂戢其下宣慰使安萬鍾庭謁股栗
不敢仰視其威名懾服人如此再遷山東左布政使
兵部買馬民間尚書瓊定其直八兩鏞以上納費重

而子直少具疏爭之遂增其直且倍青菜二州饑有司匿不聞部督租如故鑊爲代奏乃得蠲減守藏吏以羨金四千兩私遺鑊鑊正色叱之居官不以家累自隨輿隸皆得出入寢所武宗南巡道山東御黑龍舟鑊舟悞觸之帝問誰也左右以姚布政對帝素知鑊材畧咲曰是髯耶即命釋之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武宗以十萬衆駐其地公私皆匱鑊撫循有方漸復其舊已上邊務六事皆議行軍政大飭初諸將兵行恐敵騎猝至禁不使有聲然亦不免鑊巡西路部署嚴整金鼓震盪敵登高望之曰此

大邦顏也。嗚齒引去鎮城外，素禁樵採，鑊悉恣城中。民出芻牧，至暮嚴兵衛之，而還計日所入，直索百金。民大便之。嘉靖元年，吉囊寇涇陽，陝中大震。鑊遣遊擊彭樸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獄，使副樸夜半前軍，過賊壘，砲發，賊驚起，悉衆而南。前軍襲其背，賊驍將三人躍馬突陳，雲發二矢，殪二人。賊奪氣，遂遁。鑊書褒諭，尋召爲兵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延綏民家刻像祀之。後陝西巡按御史王儀行部，問民疾苦，諸軍哭訴，謂自姚公去，賦役煩困，非公來不能活。我儀疏請於朝，不報。三年冬，出督漕運，未上，改兵部。

右侍郎中官崔文從子指揮昂求馬蘭谿叅將大學士費宏爲言鑊卒持不可五年遷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田州土官岑猛者素桀驁不奉約束至是侵奪鄰境有不軌謀前後巡撫屢奏其罪鑊至始議征之以都指揮沈希儀有智畧召與計事善其策屬希儀潛結歸順土官岑璋使圖猛會鑊所調求順保靖兵至乃命希儀與張經李璋張佑程鑿五將統兵八萬分道進討而鑊與總兵官朱麟等督師攻破定羅丹梁猛懼乞止軍行勸鑊不顧督戰益急猛子邦彥以勁兵守工堯隘而希儀所約岑璋者猛婦

翁也密遣兵千人佯助邦彥官軍攻工堯歸順兵先呼曰兵敗矣潰而遁邦彥所部聞之亦驚潰官軍乘勢奮擊大破之斬賊驍將韋好陸綬邦彥亦被殺猛寤奔歸順璋誘而鳩殺之斬首以獻捷聞帝大喜就進鎮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任一子官諸將進秩有差鎮遂請改設流官且陳善後七事制可乃命叅議汪必東僉事申惠與叅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必東惠甫至輒移疾他適經守備亦漸懈猛黨盧獲王受等詐言猛不死借交趾兵二十萬且至夷民信之獲等遂率衆薄城經出擊城中人亦附賊經突圍走

城遂陷而王受亦攻入思恩府廣西大震訛言猛實不死巡按御史石金信之布政使嚴紘素銜鑊族金劾鑊禦賊失策輕信罔上并及前總督盛應期啓釁罪帝以鑊有功許便宜撫勦獲受數求救於鑊鑊不許將大發兵討之而嫉鑊者交敗其事永保之軍力請戰鑊造浮橋濟師金毀其橋以小舟渡求餉復不給會廷議起兵部尚書王守仁督兩廣軍令鑊與同事鑊遂引疾乞罷帝曰姚鑊不去則王守仁不來許馳驛歸初廣東學使魏校毀諸寺觀已而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鑊至廣追還之官韜獻夫恨

甚至與張璠桂萼合議排鏞謂大同當征而反撫田州當撫而反征此皆費宏謀國不臧釀成南北之患蓋宏雖去猶借鏞以排之也鏞既得請方候代所誦諸軍已集王受留兵守思思來攻圍武緣武經拒守賊不能下有千夫長韋貫徐伍者遣壯士間道潛入思思隨引兵逼城壯士自城中應之殺其守卒遂復思思鏞上其狀詔先賞貫等撫勦事宜俟守仁處置既而鏞奏辨石金前疏詆金阻撓養寇并劾嚴紘及叅政鄒侃等奸貪阿附狀金亦再疏詆鏞帝先入璠等言命落鏞職間住後獲受既撫復叛帝漸思鏞

十四年三邊關總制時費宏已召還矣與大學士李時同召對宏薦鏐時亦言鏐處田州事賢於王守仁帝曰然守仁徒虛名耳遂命以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未赴會宏卒鏐疏辭新命帝不悅仍落職閒住鏐爲人剛毅博大一意爲國不顧利害既罷人皆謂未盡其用南北交薦至二十疏家居數年卒子深字維東嘉靖二年殿試第一入翰林爲修撰爭大禮廷杖又議郊祀合祀不當輕易詔修明倫大典懇辭不與累官侍讀學士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八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

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十五年冬疏請緝熙聖
學命儒臣日進講大學衍義退朝之餘不時省覽孝
宗嘉納之奉命清京衛屯田舊制軍授田五十畝課
租六石諧請減四之三部議成不可更今但石徵銀
二錢軍亦不至困詔可正德改元御馬太監陳貢言
馬多病損不利在廐請改營之諧言此廐已百餘年
何忽以形家之言有所歸咎不過假營造欲肆侵剋
耳工部尚書會鑑亦再疏持之事得已時巨奄劉瑾
丘聚魏彬馬永成等亂政日導武宗游畋諧上言適
者灾異游臻陛下宜增修德政奈何忽不知懼傾心

近習而正人君子則憚於覲面恣意射獵而國政聖
學則怠於究心乞以瑾等誤國之罪告於先帝罪之
勿赦司禮太監陳寬等受先帝重託而馬鳳黃偉乃
青宮舊侍悉坐視顛危亦宜罷斥疏入瑾等怒摘其
譌字令對狀諧伏罪宥之八月命內官崔杲等徃江
南浙江織造諧率同官力諫既而杲等乞長蘆餘鹽
萬二千引諧復力言不可皆不聽時宦官勢熾而諧
事與之爭直聲甚震然瑾等怒甚思中之明年正月
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啓行日遣官
代署瑾等遂以爲諧罪下詔獄廷杖之斥爲民旋指

爲奸黨榜之朝堂諸奄憾猶未釋誣以巡視十庫時
缺布不奏復械至闕下杖謫戍肅州瑾誅釋還鄉以
聚彬輩猶用事竟不獲召嘉靖元年始復官未至除
江西僉事轉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傍藝葭葦
有事採以爲埽免民間擾民大便之總理都御史請
推行之諸道歲省費鉅萬遷叅政預平青羊山賊陳
卿歷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十年二月擢右副都御
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疏言守令遷移太驟宜以六
年爲期言官忤旨者當賜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
毋終廢棄時南京御史馬駮等十人以劾王瓊被逮

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叙故諧以爲言又奏今天下差役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征曠丁之課及供億諸費甚無義也宜通行罷免帝皆採納踰年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欲犯廣州爲指揮李愨舟師所蹙邦瑞投水死俘斬甚衆於時新造戰艦及所產閩舡皆集折桂等懼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諧與三司議從其請散遣脅從千餘人而居折桂等於東筦編爲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爲新民諧具以聞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爲變

令諧等解散其衆俟事寧錄功詔可既而賞竟不行
陽春賊趙林花等糾衆攻城肆掠與德慶賊鳳二全
等相倚爲患積年諧調兵進討破賊百二十五皆俘
斬七千餘人捷聞帝曰功誠足錄第前此縱賊爲患
者誰耶其追詰以聞諧等僅賚銀幣瓊山沙灣洞賊
黎佛二等復起殺典史執千百戶二人諧復遣將勦
平爲總督三年俘斬累萬招降亦數十萬人而是時
張璉輩用事諧不屑附麗希寵以故功多不錄人咸
爲諧不平諧自若也母憂歸起兵部左侍郎諧歷事
三朝介然守正每廷議持論必侃侃見朝貴多新進

習尚與弘治時大異每形慨嘆會九廟災詔大臣自陳諧遂懇乞骸骨致仕歸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初諡莊敏

孫大順字景熙初舉順天鄉試以冒籍被黜後舉於鄉嘉靖末始登進士歷武選職方郎中遷湖廣副使精練吏事部民與土人訟土人不受捕以叛聞遣兵掩襲得二十七人以歸獄成當死大順獨不署曰就所書牘乃拒捕非叛也御史悟爲殺一人而貸其餘累遷福建右布政使司帑失銀吏卒五十人皆坐繫榜掠大順言於左使曰盜者兩三人止耳縱盜果在

是亦四十餘人寃矣請爲公治之乃縱囚令四出跡盜果得真者尋代爲左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甫三月劾罷第大臨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嚴嵩子世蕃來交驩大臨不與見雅善給事中吳時來時來將劾嵩以疏草示大臨稍爲更定及時來下詔獄詰所共謀或爲大臨危大臨不顧日遣餉藥物弗絕時來亦忍死無一言隆慶中歷詹事直講東宮萬曆初遷禮部右侍郎調吏部皆直日講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僖大臨少勵志行應舉至杭州隣婦夜奔拒之旦遂徙舍爲人寃然長者而內持貞

介不以勢利易操大順子允淳與父同登進士終尚
寶丞大臨子允宜亦舉進士終刑部員外郎

應欖字子材遂昌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
貴人下獄使人以七白金行餽欖峻却之論如律由
是知名遷員外郎恤刑江西平反爲諸道最擢濟南
知府調常州更定賦役法民便之御史行部至欖以
知府無跪御史禮請復故事御史不得已從焉而心
嫌之後大計嗾他御史劾欖調寶慶累遷山東左右
布政使二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居數月
改山西時所部歲被寇欖至簡精銳葺營堡謹斥堠

聚兵扼要害寇知有備不敢犯明年俺荅逼京師橫
提兵入衛會寇已退命隨仇鸞追勦其冬進兵部右
侍郎總督漕運請閉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使
舟由溝出淮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亦省帝報從焉
三十年改督兩廣軍務副總兵張經殃民玩寇劾罷
之桂林平樂諸徭據險肆亂嘗殺知縣張士毅剽劫
無虛月橫與總兵官顧寰督兵進討斬首四百八十
級俘三百四十人夷其巢捷聞被賚予一子官尋卒
贈兵部尚書橫爲人有雅度貞介自持未嘗俯仰權
要居官務實政雖與時多忤而所至人咸稱之故事

兩司大吏不廷謁督撫兩廣自韓雍爲總督是時兩
司皆戴罪充爲事官遂相率廷謁沿爲例及檟督兩
廣兩司知其爲知府時嘗抗御史使人諷之而叅政
項喬亦以非禮爭檟欣然命如舊儀衆論益以檟爲
賢

王鈞字子宣奉化人伯父誥弘治間舉進士時鈞初
入塾或語之曰孺子讀書亦當如是鈞曰讀書但求
進士耶聞者異之登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
事改北以清操自厲榷稅荊州課足輒施以利商由
刑部卽中出爲邵武知府爲政簡靜公庭寂然無所

施鞭朴御史行部銜鈇亢直索視諸案牘欲有所摘發卒不得隙已察知其治狀曰廉吏也薦之朝銓曹謂廉吏宜筦權以爲福建鹽運使嘗署福州事民歌頌之歷廣東左布政使三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府所部故多盜長吏擾之民愈不靖鈇解繁苛一意拊循踰年盜竟不作遂以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肇慶山賊馮天恩等據險出掠爲患數十年鈇與總兵官王瑾等分軍進討破巢二百有奇斬首七千八百餘級俘獲八百餘人置廣寧縣設戍兵控制要害一方遂寧論功官一子明年倭寇

自閩犯揭陽鈇檄召目兵而先督將士禦之俘斬一
百七十餘人奪還人口稱是比目兵至則倭已退乃
用其兵潛討瀧水陽春劇賊擒其魁梁德劉世正等
餘黨悉解散督府故有賞功所金錢恣出入無覈者
鈇命改貯梧州庫凡犒賚移牒給之由是出納得稽
歲有贏羨南雄梧州二府稅舊以佐軍資者皆改輸
北邊馬居三年召爲南京右都御史踰年就改工部
尚書引年歸鈇天性淳朴不樂浮華當官確然有守
屬權相竊柄以官爲市而鈇皆循資平進人不得而
訾議之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熊桴字元乘江夏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太倉知州居二年倭患忽起首薄太倉城桴堅守五日賊不能破解去而巡按御史誤劾桴失事詔降邊方謀職士民走闕下訟寃得留任三十四年松江倭泊三丈浦者登舟欲遁桴督水師追擊之斬首一百三十沉其七舟捷聞遷蕪州同知佐巡撫曹邦輔討平潁墅倭寇賜銀幣明年再以備倭功被賜尋擢蕪松兵備僉事駐太倉桴爲人公忠多智畧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多累遷右叅政兼副使兵備如故巡撫翁大立薦桴調兵食守危城屢奏績效請久任責成功制可桴

於是以兵暇建崇明福山川沙柘林吳淞江五城開
楊林瓦浦虹江白茆四渠民德之甚久之遷陝西按
察使大計被劾責降山東叅政進浙江右布政使隆
慶改元以海寇魯一本擾廣東拜桴右僉都御史巡
撫其地桴拊循士民發千金賑貸罷魚鹽連課檄州
縣行保甲造戰艘百有六十區畫周悉二年七月一
本率衆犯福建桴偕總督張瀚會福建兵出海追擊
俘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計明年又討平大埔賊黎
成之等時一本雖敗兵猶強復攻破碣石諸衛叅將
耿宗元御下素嚴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等諸

人懼謀作亂宗元方閱兵邊鼓譟起手刃之執通判
潘槐遂與賊合事聞桴坐停俸戴罪既而賊爲總兵
官郭成所滅桴以運籌功賚金幣其年七月大發兵
偕總督劉燾總兵官俞大猷等進討一本擒之餘黨
悉平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官桴竟以勞卒於
軍給事中陳吾德頌其功言桴承命入境正山海寇
盜陸梁之日重以叛卒內訌人心恟懼而桴奮身督
戰蒙犯瘴癘甫奏膚功遽以身殞褒恤之典宜異常
倫乃贈兵部左侍郎予祭葬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性孝友童時嘗剗股療

母長以父產讓其兄爲人恂懦少文持論慷慨以奇節自負嘉靖中舉順天鄉試久之除武平知縣雅與里人諸大綬友善至是大綬以第一人及第甫宰將之官謂大綬曰言科第則無以踰子若他日所建豎未知孰先期各努力毋負平生可也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交多盜甫宰下車問民疾苦寬征徭築堤捍溪鑿井引水繕完頽城近賊之地築城立堡者三興數大役費累千計而民不知歲凶發倉平糴久旱虔禱期五日不雨則以身爲牲及期果雨邑中火會烈風甫宰拜且祝風止而火滅常進諸生喻以義理

俾轉相誠遠近化之賊聞亦多傾心信嚮有解甲降者居六年薦章屢上程鄉與武平鄰其人相率乞調甫宰上官亦以程鄉盜藪倚甫宰綏靖奏如其請武平人若失父母群詈程鄉人程鄉人擁衆迎去惟恐武平留之者甫宰居程鄉如其故治而平盜功更著初大盜張璉既滅獨其黨林朝曦據巢不下至是率其衆從銀場坑間道出攻縣城甫宰嚴兵待之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窮急棄巢遁追獲之陰那山事聞超擢潮州兵備僉事添注勦寇任一子千戶四十二年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賊

出窺江西平遠知縣馬平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
瑞金副使李佑者貴州清平衛人善爲兵賊遇之三
戰皆北乃間道歸程鄉奮巢甫宰乘其壘未定急攻
之擒焉餘黨悉平論功賚銀幣已乃補潮州分巡僉
事兼理兵備事未幾以東莞水兵徐永太等亂停俸
討賊時甫宰已有疾疾亟乃乞歸歸月餘卒武平程
鄉皆爲立祠甫宰治邑爲循吏及將兵屢著武功竟
能不負其志如向所言化字汝贊父尚學職方郎中
化有膂力好奇計家居郭外獐賊來掠化披獐衣雜
羣獐出入識其嚮導乃里中惡少化塗泥於手佯撫

其背曰官兵至可歸矣其人歸化言於官捕殺之尋
登鄉薦嘉靖四十年新置平遠縣即以化爲知縣平
遠故賊巢其吏民皆賊也化開誠撫諭示以威信人
多讐服既擊賊檀嶺有功名漸起田坑賊梁國相者
故賊梁寧之子寧誅國相請降至是復叛約三圖賊
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化知之先其未發寄妻子
會昌縣而身率鄉兵擊之賊連敗乃縱反間於會昌
言化已沒化妻計氏慟哭自刎化聞之怒追賊益急
竟獲國相於石子嶺事聞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
計氏以死節被旌官爲立祠四十四年舉治行卓異

超擢爲廣東副使明年南贛巡撫吳百朋以貪黷劾
詔削籍既而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命以僉事銜
惠潮二府兵備與平河源從化賊久之考察論罷佑
字吉甫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工部郎中遷江西副
使既邀賊瑞金有功尋敗廣東賊吳志高江西下歷
賊賴清堯等皆賚銀幣進江西右叅政四十五年春
偕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劇賊李亞元與化同被賚其
冬以廣東寇盛議設巡撫大臣乃擢佑右僉都御史
任之時百務初軋佑綜理周密規模遂立復屢敗海
寇林道乾山寇張韶南等隆慶二年南京給事御史

劾佑冒濫巡撫詔回籍候勘未幾卒

論曰諸臣所建樹雖大小不侔觀其節槩皆矯矯自矜負未肯低眉權貴者既齟齬於時遂亦莫能伸其志而錢諧二人頗具才畧故忤抑尤亟云